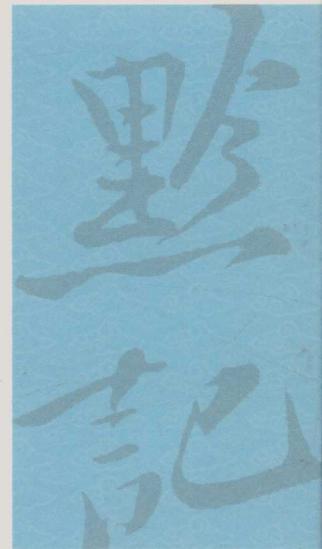


《黔记》研究系列丛书

吉首大学民族学研究文库

# 星野志 考釋

〔明〕郭子章 / 著 杨庭硕等 / 编著 赵平略 / 审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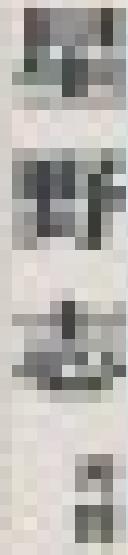


Figure 1. A photograph of the  
proposed sensor.



Figure 2.

# 黔記

《黔记》研究系列丛书 吉首大学民族学研究文库

## 星野志 考釋

[明] 郭子章 / 著 杨庭硕等 / 编著 赵平略 / 审订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黔记·星野志考释 / (明)郭子章著;杨庭硕等编著;  
赵平略审订.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4.7

ISBN 978 - 7 - 221 - 12141 - 7

I. ①黔… II. ①郭… ②杨… ③赵… III. ①贵州  
省 - 地方史 IV. ①K29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55371 号

## 黔记·星野志考释

---

[明]郭子章著      杨庭硕等编著      赵平略审订

责任编辑 / 沈晓枫 史开杰

封面设计 / 陈红昌

装帧设计 / 黄红梅

出版发行 /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550004

印      制 / 贵州快捷彩印有限公司

规      格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2.5

字      数 / 185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221 - 12141 - 7

定      价 / 25.00 元

本书受贵州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出版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吉首大学  
贵州大学  
贵州师范大学  
凯里学院  
贵州学院  
贵阳学院

联合推出

## 《黔记》研究系列丛书编委会

学术顾问 杨庭硕 张新民

主编 罗康隆

副主编 李汉林 吕幼樵 徐晓光 李晓明

编委成员 游俊 龙先琼 暨爱民 瞿州莲

陶渝苏 李红毅 李景寿 石锋

郑茂刚 李汉林 韦浩明 赵平略

# 总序

罗康隆

《黔记》的原作者是明末知名学者郭子章，该书系郭子章任贵州巡抚期间利用公务之余编就的一部贵州地方志。《黔记》规模宏大、资料丰富、体例完备，是一部明代难得的私家著述，是了解明代贵州历史地理和政治经济状况的史料总汇。因此，在明代所有私家著述中，其对明代贵州研究的价值极高。为了纪念贵州建省 600 周年，吉首大学联合了贵州、广西 6 所高等院校的近百位学人历时 10 年对该书展开了系统研究，汇编为本丛书，意在希望通过本丛书的出版，唤起今人对贵州历史的关注，深化对明代贵州的认识。丛书分编为 26 部出版，预计在 2018 年出齐。

郭子章《黔记》目前能够找到的最早版本刊刻于明崇祯年间，目前仅北京图书馆藏有孤本。此外，贵州省图书馆在沈子英主持下，曾出版该书的油印本，但流传不广，讹误较多，不能满足当代社会的需要。更鉴于《黔记》原作从出版到今天已经过去了将近 400 年，贵州全境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的读者要直接利用《黔记》原作，必将会碰到诸多的困难，处理不当还会引发理解上的讹误。为此，对《黔记》原作展开系统研究刻不容缓。丛书课题组正是针对这一紧迫需要，采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办法，对原作展开系统考释，希望在如下四个方面给今天的读者提供帮助与支持。

首先，作为一本私家著述，《黔记》作者必然是立足于自己的立场和对贵州的理解去编撰该书，对当时的读者而言，《黔记》出版的社会和自然背景，读者很容易做到全面系统的了解，直接阅读该书不会遇到太大的

困难；但今天的读者则不然，由于 400 年来整个贵州省乃至全国的社会和自然背景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把握不住当时的背景就难免会对原作误读和曲解。此次开展的系统研究，使命之一就是要对原作记载的相关内容提供翔实可靠的的社会及自然背景，使今天的读者能够立足贵州社会和自然背景去阅读和征引《黔记》原作所提供的史料。

其次，郭子章任贵州巡抚期间，正值大明王朝发动“平播之役”，郭子章的施政要务之一就是充当“平播之役”中的贵州方面军事、政治最高主管官员。受时局所左右，郭子章在编定《黔记》时在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上，不得不与朝廷保持一致，这样的立场观点也就在无意识的情况下灌注到了《黔记》原作的行文之中，其间必然有民族偏见和政治偏见，个别地方甚至是恶意中伤和诋毁，这些内容必然会干扰今天读者的认识和理解。为此，本课题组的第二项使命就在于将上述观点和立场上的偏颇逐一指出，以免误导今天的读者。

第三，《黔记》原作在编撰的过程中，还从当时军务抄黄、“三司”档案和府、州、县档案征引过大量的前代典籍，且均未注明其出处，加之典籍在传抄过程中又会发生技术性的讹误，这将给查证资料出处造成更大的困难。《黔记》原书所述资料是否可靠，对今天的读者而言，显然是一项重大的挑战。为此，本课题组针对《黔记》原作的每一项资料出处，包括所用典故的出处，都尽其可能逐一注明，以此减轻今天的读者查找工具书的困难。同时，还对原作的征引讹误和疑点也尽可能做出考证，使该书变得更利于今天的读者使用。

第四，该书的编撰体例虽说堪称完备，但因该书涉及内容过于庞杂，代考代查的内容非止一端，因而尽管原作者在体例的规制上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兼备了纪传体、编年体、方志、随笔、纪文等明代典籍编修之所长，但依然很难做到对特定人物、事件和人文资料、自然生态资料之间的互鉴、互补和互证，别说是今天的读者，即使明代的读者若不经过细心的研读和考订，也很难把握原书提供资料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此，本课题研究组的最后一项使命就是将原书所涉资料与该书其他卷目相关之间的联系，尽可能注明以利今天的读者检索，从而全面把握特定时间、特定人物

的全貌。

上述四项研究任务,我们尽可能做到贯穿整套系列丛书,至于各卷之间在注释和考订上的微殊,读者可以参见各册的凡例即可。尽管我们竭尽全力,但疏漏讹误之处肯定在所难免,还望海内贤达不吝赐教为荷,是为序。

2013年1月

# 序

张闻玉

杨庭硕教授的文稿《黔记·星野志考释》已经送来半年啦，缠于杂事且又自身慵懒，到了秋后才认真过读一遍，所获非浅。

古史记载，《禹贡》分天下九州，那是就中原地域而言，大体在黄河中下游，并不涉及荆楚南蛮之地。秦皇大一统，分天下三十六郡，也不涉及今天的贵州。贵州何以迟至明代建省？有必要做个交代。

秦统一前后，南北交通大动脉，大体有三条。一、北起燕国，经齐鲁，再下吴越，这是东线；二、北起洛阳，南下荆州过长江，至粤桂，直达交趾，这是中线。三、北起咸阳，过秦巴，经蜀中，直达滇境，这是西线。横向通道，自然是水路，北黄河、南长江。贵州的位置在蜀之南、滇之东，中线交通之西。夹缝之中，安全无虞，不管不问也丢了。一非交通枢纽，二非战略要地，有必要建省吗？汉武帝时代，先后设立犍为郡、牂牁郡。犍为郡领十二县，其中汉阳县指赫章、威宁一带，今贵州西部。牂牁郡有夜郎国、且兰，含贵州大部，指安顺、遵义一带，今贵州北部。后之蜀汉、西晋东晋，至唐至宋，均无建省之议。到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南京，要控制西部、经营滇蜀，必须有横向的陆路通道。这才有了起南京，经江西、湖南，过贵州，直抵云南的大通道。贵州作为枢纽之地，北至蜀中，西抵滇池，其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贵州建省，那朱元璋确实是有战略眼光的。

有了省区，自然得有省志。这就是明代《黔记》的由来。依据历代地方史志编修的体制安排，又少不得“星野志”一目。建省最晚，地域最窄，人口最少，记载最缺，星野志的编写必然是难之又难。好个郭子章，生于

明末，既有国学功力，又接受西方文化，通数学、精天文，成功完成了“黔记·星野志”的撰述。

星在天，野在地。星辰与州国对应，构成中国独特的“天人合一”理念。上古有北斗九星，于是地上有九州之分。天上有，人世间也得有。人间有，天界自然有。基于这一理念，分野说大行其道。《史记·天官书》说：“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列宿配州国，就是所谓“分野”。占星术以星宿的运动及其变异现象来预卜州国的吉凶祸福。不能不说，占星术的弥漫，推动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进步。

由于占星家各自所采取的系统不同，对于州国的分配也就各说各话。或按五星分配，如《史记·天官书》：“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于狼弧；吴楚之疆，候在荧惑，占于鸟衡；燕齐之疆，候在辰星，占于虚危；宋郑之疆，候在岁星；晋之疆，亦候在辰星，占于参罚。”有按北斗七星分配的，如《春秋纬》称：“雍州属魁星，冀州属枢星，青州属机星，徐州、扬州属权星，荆州属衡星，梁州属开星，豫州属摇星。”《月令辑要》卷一所载，按斗九星叙述。有按十二次分配的，如《周礼·春官》；也有按二十八宿分配的，如《史记·天官书》；《吕氏春秋·有始览》与《淮南子·天文训》以“天有九野”分配九州；《汉书·地理志》则又是一套……林林总总，五花八门，叫人无所适从。

郭子章要给《黔记》写“星野志”，该有多难？好在他能以锐利的眼光审视前代之说，暗含质疑与批判，“星野之说，予甚惑焉”，他这一基本观点，给读者更多的启发，让你也带着疑惑阅读这些材料，走出误区，不致盲从。

《星野志》说：“贵州弹丸之地耳。地既有野，象当有星。黔地邻楚、蜀，总之不出鹑首、鹑火、鹑尾之次。”这只能说是一个大体指向，泛泛之言。他接着说：“若必云：某郡属某星，某卫属某星，则凿矣。”要某郡某卫具体对应某星，就穿凿附会了。这应该是《黔记·星野志》最要害的几句话。虽然后面引用《大明一统志》：“宣慰司，参、井分野；普安州，井、鬼分野；铜仁府，星分野；黎平府，翼、轸之余。”尽管后面《贵州旧志》《贵州新志》有更详细的府卫分野，那也只能看作穿凿附会之说。

杨庭硕教授对《黔记·星野志》的研究，充分肯定了郭子章的基本观点，将有关贵州地域的分野解说得一清二楚。读者从中能够学到很多天文星象知识，明白古代占星术分野的来龙去脉。人文源于天文，懂得古人“天人合一”之说，对年轻学子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

杨教授的文笔流畅，今语文、古语文都功底深厚，句法娴熟，白话译文真正做到了信、达、雅。这是我拜读之后的感受，诉诸笔砚，权当为序吧。

2013年10月22日于贵州大学宿舍44栋

# 目 录

|          |        |
|----------|--------|
| 总序 ..... | 罗康隆(1) |
| 序 .....  | 张闻玉(4) |

## 上 篇

|                    |      |
|--------------------|------|
| 《黔记·星野志》导读 .....   | (3)  |
| 天文历算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 | (13) |
| 黄道带星群划分的中西比较 ..... | (20) |

## 中 篇

|                  |       |
|------------------|-------|
| 考释凡例 .....       | (29)  |
| 《黔记·星野志》考释 ..... | (32)  |
| 星野总图 .....       | (36)  |
| 六家分星异同之谱 .....   | (49)  |
| 史记·天官书 .....     | (89)  |
| 汉书·天文志 .....     | (96)  |
| 晋书·天文志 .....     | (109) |
| 新唐书·天文志 .....    | (123) |
| 大明一统志 .....      | (139) |
| 贵州旧志 .....       | (141) |
| 贵州新志 .....       | (149) |

## 下 篇

|                 |       |
|-----------------|-------|
| 多民族政治体制确立新证     | (171) |
| 理性看待“星野之说”的是非功过 | (182) |
| 后 记             | (187) |

上 篇



## 《黔记·星野志》导读

编修“星野志”是我国地方史志编撰中的一大特色，也是长期延续的体例安排传统。但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各地方史志所编“星野志”往往形同虚设。要么将这些“星野志”所收资料视为封建迷信，而不值一顾；要么认为其高深莫测，属于艰深的天文学内容，而视为畏途，没有勇气去认真阅读，在查阅资料时习惯于将“星野志”搁置起来，不予理会；更有甚者，是将各史志的“星野志”不加区别的视为编修者炫耀才学的工具，而不屑于认真阅读和深入研究。这三种态度显然各有偏颇，均不足取。正确地做法恰好需要将星野志作为整个地方史志的有机组成部分去加以对待，既需要认真的阅读，更需要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去认真地比较各书“星野志”资料收集和编排的差异，以便从中查明原作者的编修意图，及其客观价值。这里仅以郭子章所修的《黔记·星野志》为例，略加探讨，意在帮助今天的读者读懂该书的星野志，同时通过这一范例揭示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某些基本要求。

所谓“星野”乃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天人感应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的逻辑推导产物，其核心内容在于将人间的地域划分与天空星宿的划分对应起来，从而认定哪一个星宿与地面的哪一个州郡相对应。“星”是指特定的“星宿”，“野”是指地面的特定“州郡”，这种星宿与州郡的一一对，总称为“星野”。而“星野志”编修的目标就在于确认该地方志所涉地域与天上的哪个星宿（或那个星体）相对应，从而使所修的地方史志，达到上通天文，下识地理的理想境界。

由于这是中国古代地方史志编修的通例，因而郭子章所编《黔记》也